2016年3月11日　星期五
联系电话:83128870
http://www.qidongnews.com

5版

责任编辑:陈艺文
组版:张媛媛　校对:杨舒蕴

启东日报
文化启东专刊

牛踏金滩(朱海燕摄)

沉默的牡丹

朱海峰

那株牡丹,就生长在五柳堂的庭院中。

五柳堂原是吕四的一门望族,与建筑大师陶桂林同宗,与百米之隔的进士府也有着颇深的渊源。进士府的庭院,如今已是重门深锁,芜草丛生。因为无人问津,荒则荒矣,反倒完好保存了一段古韵。五柳堂却是不同。陶氏后人世代栖居于此,几经修缮,虽保留了建筑的原有风貌——木质的雕栏、门窗、桌柜一应俱全——却终究于日日烟火之间,模糊了历史的屐痕。

内室同庭院一样,都略显局促,幽暗的光线和逼仄的空间叫人昏昏欲睡。正欲心不在焉地离开,主人却指着庭院一角花坛中的一株植物说,这是株牡丹,200多年了。一下子便来了精神:一株200多岁的花王,怎会如此突兀地出现在这里?

对于牡丹的印象,最初来自小时候家里的绸缎被面。深红的底子上,盛开着一丛丛浅色的牡丹,一朵朵硕大而繁复。后来又无数次在画上和电视里见过。每一次它的出场,总是绚烂蓬勃,艳冠群芳。然而奇怪的是,我却一次也没有真正见过它。没想到初次的相逢,是在这样的庭院,这样的季节。

眼前的牡丹仍保持着冬天时候的样子。数十条细长柔软的枯枝像手臂一样伸展着,只在每根枝条的顶部,悄悄探出了粉红色的嫩芽。这初露端倪的粉红是如此娇艳,起初我疑为牡丹的蓓蕾,却不料竟是绿叶的雏形。难道,它生长的每一步,都会呈现如此的美丽?世人却只知它盛放时的惊世绝艳。“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那种陌上花开、万人空巷的场景,是牡丹心中一个最悠长的梦。

我记忆最深的关于牡丹的典故,是它被武则天贬谪至洛阳。这其实应该是个传说,但是我更愿意相信这是确凿的存在。在一个凛冽冬日,武则天突发奇想,下令百花一夜之间必须全部开放:“明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慑于人间帝王的淫威,百花纷纷违背节令于寒风中盛开,独独牡丹不发。武皇一怒之下将牡丹贬于洛阳。从此,洛阳成为一个花香四溢的代名词。千年洛阳城,平添几分柔媚与傲骨。

《聊斋志异》里有一章写牡丹花妖的,叫《葛巾》,我一直觉得是全书最美的篇什之一。书生常大用偶遇牡丹花妖葛巾,从此日日相思。葛巾感念其深情,遂嫁他为妻。葛巾还有个妹妹叫玉版,也一并嫁与大用的弟弟为妻。原本岁月静好,可那常大用偏偏心生疑惑,暗中询查葛巾的身世,且以言语试探之。葛巾闻言便与玉版双双离去,任凭大用追悔莫及,再也不曾回头。爱人不疑,疑人不爱,当初委身下嫁是为情,后来决然别离是为疑。一念既起,又何必苟且。如此一往情深却又如此不肯瓦全,果然是牡丹的一贯秉性。爱恨分明到这般地步,愧煞多少世人。细细思量,令人顿生敬意,却又不免叫人心疼。

园中的这株牡丹,倒也不是姚黄魏紫之类的名贵品种,主人说,它叫洛阳红,洛阳城里随处可见的寻常品种。如若它托身于洛阳城,想必年年春天都会呼朋引伴,开出一片浩浩荡荡的姹紫嫣红;可如今它生在五柳堂,它那么孤单,没有同伴可以窃窃私语,可以商略花事,然而这又何妨呢?它已经在这里活了这么久,它阅尽春色,也尝遍秋风,它的每一寸根系,每一缕呼吸,都早已属于这方土地、这个庭院。200多年,这里所有曾经的显赫与衰落、荒唐与美好,都交予它作了见证。每年,它都会准时沉睡,准时苏醒;它知道,在春天里,总有一些人在等待它的盛开。而它,会如约而至,不负春风。

飞翔的梦

木火

站立在高楼环抱中的高架路上,我迷失了方向。

不知为什么,逃遁于陌生的街道,恶魔在后面狂追……看不清他的面孔,甚至也不见他的影子,恍如一块色影,青色的,忽而又变成了黄色的。那个色影紧追不舍,渐渐地近了,我的身子便缓缓地飘浮了起来,与两侧的楼房平行,一边仰泳似地飞,一边对望着恶魔。

但还是看不清恶魔,我也并非身轻如燕。这时一颗颗子弹向我飞来,我忽左忽右地躲避着,拼命地往高处飞,却仿佛挣脱不了这张城市的网,怎么也飞不高……

就在这时,我被妻子推醒了,还说我哭哭啼啼的,梦见了什么。迷迷糊糊中,不想多作解释,梦境却鲜明了起来。并不感觉害怕,只是好生奇怪,为什么飞起来了还是那么的忧惧?大概不论何时何地,每个人都有一张无形的网来罩着。

飞起来,应该是每一个孩子的梦想。小时候特别爱看飞机,每次听到轰隆隆的机声掠过,总会快步跑到屋外,仰望天空,循着声响,往前搜寻,灰色的机影穿梭在白云中,有时后面还会拖着一根粗粗的长长的白线,成为蓝天上绝美的风景。

小时候也羡慕鸟儿,自由而快乐地飞来飞去。记得是初夏,阴阴的天,“布谷、布谷”,鸟儿飞翔在收获了的田野的上空。那时的我陪祖父在地里干活,享受着这片空旷的风景,听着苍凉而辽远的叫声,好奇地问那是什么鸟儿。那就是布谷鸟,祖父告诉我,说着又专心地干着农活,却让我心里好生羡慕布谷鸟的自由飞翔。后来才知道,布谷鸟又名杜鹃。再后来,读到了“杜鹃声里斜阳暮”的词句,觉得好美,不由得扯起一段旅人愁思,也怀想起老去的祖父,以及童年里那片空阔的天空阔的地。

如今,父母也老了,住在城里的我常去乡下看望他们。也是一个夏收的季节,油菜籽收割了,蚕豆收割了,小麦正晾晒在水泥场地上,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麦香。一只白猫和一只黑猫亲昵地在菜地里互相挠着痒儿,玩腻了便慵懒地躺在场边,眯着眼看你。两只燕子在堂屋里筑起了巢儿,叽叽啾啾地飞进飞出。

母亲向来讨厌猫儿,这一只白猫是邻家的,冲着鱼腥味而来,最后赖着不走了,母亲也就默认收养了。后来,又引得黑猫常来光顾,家里多了些生气。依着屋顶的日光灯,燕窝筑了两个,已有两三年了,燕子识故居,年年来,小燕子也生了好几个。为了那两对燕子,父母改变了作息时间,每夜要等燕子飞进了屋宿在了巢里才关门,第二天早上又早早起床开门,放飞燕子。

羡慕那看着燕子飞进飞出的生活,看得自己的心灵也飞翔了起来。对比一下,总觉得梦里的飞翔不踏实,天空也不明朗,倒不如乡村的画卷来得清新舒坦。第一次梦见飞过屋顶的时候,也是在童年,但片刻欢愉之后有了些害怕,就怕重重地摔下来。长大了这样的梦又会沾上忧郁的情绪,冲破不了灰蒙蒙的天。记忆里不多的梦中飞行好像从未心旷神怡过,如今的飞翔之梦已成惊悚片。

是不是至真至纯至高至美的风景总与孤独和恐惧同行?如同梦中的飞翔,这一极致的享受,却挣不脱那张无形的网,笼罩在深深的忧虑之中。

不由地想起形而上画派创始人基里科(1888~1978)的画,描绘了一个个神秘而忧郁的梦境,也是一个个孤寂的泛滥着乡愁的城市。

空寂无人的广场,圆拱门耸立,石膏人横卧;拱门的上方,时钟指向下午两点,无声的影子,不可思议的长;棕榈树唐突地点缀在远方,火车贴着地平线驶过,飘渺的白烟,是唯一的热情……这是基里科1913年作的油画《预言者的报酬》。

高高的月台,投下巨大的阴影;碉堡似的钟楼,好像凝固了时间;火车冒着白烟驶来,就要踏上征途了,站台上却没有一个人影……这是基里科1914年作的油画《蒙帕纳斯火车站》。

“一个人必须把世界上的一切描绘成一个谜,并居住在这世界里,如同居住在一个巨大陌生的博物馆中一样。”基里科说。

对于现代人而言,城市喧嚣时就是一个谜,沉寂时又如一个陌生的博物馆。正如城市的两面性:正面是天堂,背面是地狱。成功者,飞翔在欲望的天堂,挥之不去的名利之魔穷追不舍;失败者,独行在空寂的广场,不甘心地走进坟墓般的博物馆。

恍悟,飞翔的梦,其实是自由的梦。

现代的城市人,会在永远的乡愁里渴盼着一个飞翔的梦。

吕四,不老

黄萍萍

金色渔港(郁卫兵摄)

吕四是老镇。

范龙老街,五柳堂旧院,进士府荒厅,百年古银杏,还有关于吕洞宾的古老传说。每一桩,每一件,说来都蒙着岁月的风尘。

印象里的吕四,有着所有古镇应有的沧桑和颓败。千百年海风海浪浸濡过的渔歌号子里除了豪情和壮怀,应该还有不甘与苍凉;木船的甲板和鱼舱一定盛载过渔家所有关于生活和理想的寄托和打击;船老大黝黑的褶皱里应是写满了出海的奇遇与惊险;渔家女子的长辫里绾起的一定会是几多期许,几多忧思。这些场景的底色该是沉重的灰色,所有风物非黑即白,没有亮色。所以,即便是缸爿饼,吕四人嚼出的,也是岁月干枯而糯韧的劲道。

吕四,老成了历史,老出了传说。

因着结识吕四的友人,从他们微信朋友圈里发出的生活日常,我重新打量吕四。他们的镜头里,有大洋港渔船千帆竞发的壮观,有盈港菜场上诱人垂涎的海鲜,更有云卷云舒、风鸣浪立、群鸥翔集的美景。有追风逐浪迎霞送日的热烈,也有手捧诗书品茗赏乐的宁静。景是鲜活,人更是充满情趣和活力。

他们镜头里的吕四,明丽,灵动。吕四,不老!

借着采风的机会,走进吕四,我惊叹于吕四脱胎换骨的改变,似乎从一个老态尽显的耄耋老人变身为一个进取不懈的时尚青年。

港口停泊的不再是黯淡的老木船,多的是钢筋铁骨铸就的船体。排列着的船阵,在风中扯着猎猎作响的五彩旗帜,犹如一支年轻的队伍,随时待命出征。听同行的友人介绍,船上先进的导航定位预报设备,让出海打渔不再担惊受怕。而汽艇出海,俨然发展成了一种旅游产业。港口的游艇常能在蓝色的海面划出漂亮的弧线,惊起人们刺激而兴奋地尖叫,沉寂的海港也喧腾出了年轻的魅力。

一路前行,大鲵生态养殖场,紫菜加工厂,电动工具厂,一处处新兴的产业,冲击着我们的眼球,激荡着我们的欣喜。这里养殖的大鲵销往全国,加工的紫菜远销日韩,电动工具更是世界闻名。介绍者的眼眸里透着智慧,笑脸上写满骄傲。从渔船跨上岸堤,吕四人发展出了新的海洋产业。我不能想象,每年年初五六举行的电动工具展上,成千上万远道而来的客人,一天之内竟能完成几个亿的交易!今日吕四,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喷薄而上。

难忘电动工具厂的一个年轻经理,他俊朗,自信。“这个,我们有!”“这个,当然有!”“电动工具上的所有零件,我们都有!”

难忘紫菜加工生产线上的一个俊美女子,她安娴,灵动。在窗口切入的阳光映照下,脸上的绒毛闪着柔光。她一抬头,对上我的视线,轻轻翘起嘴角,手中的工作却没有停。

心中有一丝感动。这些渔家小伙和女子,再不会象他们的老辈一样,在风浪里颠簸算计营生了。下班后的他们,或许骑风而行,或许踏浪而歌;或许做自己喜欢的烘焙,或许养自己中意的花草;逛逛老街,吃吃海鲜,惬意至极。

这些年轻的后辈,在吕四这片老土地上,翻唱着新的渔歌号子。

文昌宫内,老银杏吐绽新芽。五柳堂里,两百年的牡丹又迎花季。

吕四,不老的传说里又添新故事。

吕四,真的未曾老去。

遇见

王海燕

推开一扇门,是一段历史。

如果没人给我指引,便没有了这场遇见。

陶氏五柳堂,隐在吕四老巷,百米之外熙熙攘攘的闹市丝毫没有惊扰着它的宁静。

陶氏五柳堂是吕四望族之一,与一代建筑大师陶桂林是同宗。陶桂林在吕四创办志诚土木学校时,其五柳堂人担任了学校校董。五柳堂陶氏是清末进士李磐硕的长孙——李公望的夫人。因此五柳堂与李磐硕所建的吕四进士府渊源深厚,同样,他们都是让人向往的书香庭院。

轻推虚掩的五柳堂大门,缓步走进这座静雅的院子。映入眼帘的青砖黛瓦,雕栏格窗,都完整地保留着明清江南民居的建筑风格。其实,这座宅院简洁玲珑,没有更多的延伸,没有层叠的交错,百步之内便能走完这院子一圈。但那榫卯结构的深褐色木雕凭栏、透门窗棂、木檩木柱、砖雕墙花、石墩石条,无不流露着古朴的神韵。

满院子的地坪是用青砖铺就的,嫩绿的春草从那一道道人字形的砖缝里怯怯地探出芽尖,和着那渐渐油绿的青苔,绘出了满地悦目的几何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刘禹锡的诗句,不经意间便在我脑海里浮现开来。

初春尚未暖阳,小小院子里,已经充满着春天的气息。堂前一株不甚粗壮的腊梅,娇黄色的梅花挂满了枯干斜枝,盛开的花儿在柔柔的春风里无拘无束开放着、吵闹着、轻舞着。而那些含蓄的花骨朵儿则是低头不语,含情脉脉地等待着东君最温暖的拥抱。不用低头轻嗅,阵阵幽香早已沁入心脾,使人有几分陶醉了。倚在墙角那株蔷薇,绿叶红花,开得甚欢!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院子花坛里的那株大清乾嘉年间从洛阳移种过来的牡丹。在这个幽幽的古巷里,在这个静静的吕四五柳堂,它这一守,便是200多年!那颇显沧桑的枝条顶端已经长出一团团赭红色的叶苞,远看这些叶苞倒有几分像是“花”,近看了,才知是一层层的嫩叶紧紧包裹着,只待一夜春风暖时舒展叶片,由赭红慢慢变绿,只在丛中作陪衬,不与花儿争艳色。

曾有无数人赞美牡丹,曾有无数诗篇留下牡丹的传奇。而我想,这株牡丹,它不是传奇故事里的任何一种,它是用自己的生命陪伴着五柳堂,静静地走过春夏秋冬、走过战火纷争、走向今天的风和日丽!在文革期间,五柳堂也曾遭受巨大的破坏。这株牡丹,必也难逃厄运。铲根、火烧,终也没有阻止着它对这座飘满书香的庭院的深深眷恋。劫后重生的牡丹愈发顽强而热烈,虬枝繁叶,团花雍容,每年都会与江南的春天相约,在春风中无声地讲述着她倾国倾城的故事。

恍惚间,院子里有了走动声,有了言语声……青衣布衫的少年,在晨光微露的院子里捧卷沉思,踱步吟哦;蝴蝶架着绢的翅膀在花间踌躇,上下飞舞;一只瘦小的猫,在午后橘黄的阳光下眯着眼睛,伸着懒腰;穿过黄昏,抖落一身疲惫的人儿正扣打着门环;蟋蟀在院子里唱着歌,梁上窝巢的燕子呢喃轻语,主人与访友堂前把酒;木雕凭栏处,仰头看那一轮如洗的明月,低头赏那一丛绿肥红瘦的牡丹,翠竹拂窗、米酒飘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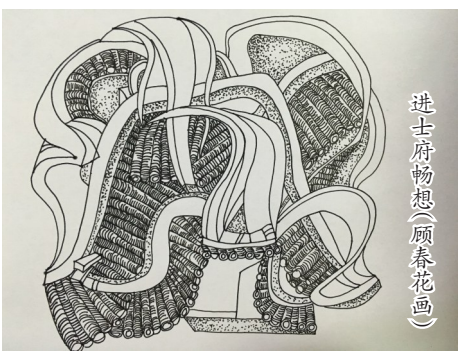
时间是彪悍的车夫,驾着生命的驿车一路行进。小小院落里上演的所有情节,终在岁月的沉淀里,静止成一幅画,一幅江南特有的水墨画。

出了五柳堂,正是夕阳西下。经过依然热闹的老街,一条古巷里,一条黑狗无聊地轻吠。

一处喧闹一处寂静,再转个弯去,一回首,黛瓦翘檐的五柳堂已经隐入闹市的深处了。

夜叩进士府

陈晓冬


进士府畅想(顾春花画)

夜凉如水,古鹤城没有了白天的喧嚣,当慕仙楼的风铃早已枕着月色酣眠,怀着与先贤的那份不解之缘,心灵深处的那种崇敬之情,我穿越了层层夜幕,如约而至。

这是一条幽深的古巷,古巷深处就是鹤城人世代景仰的文化坐标——进士府。从这方天地,走出了清末两榜进士李磐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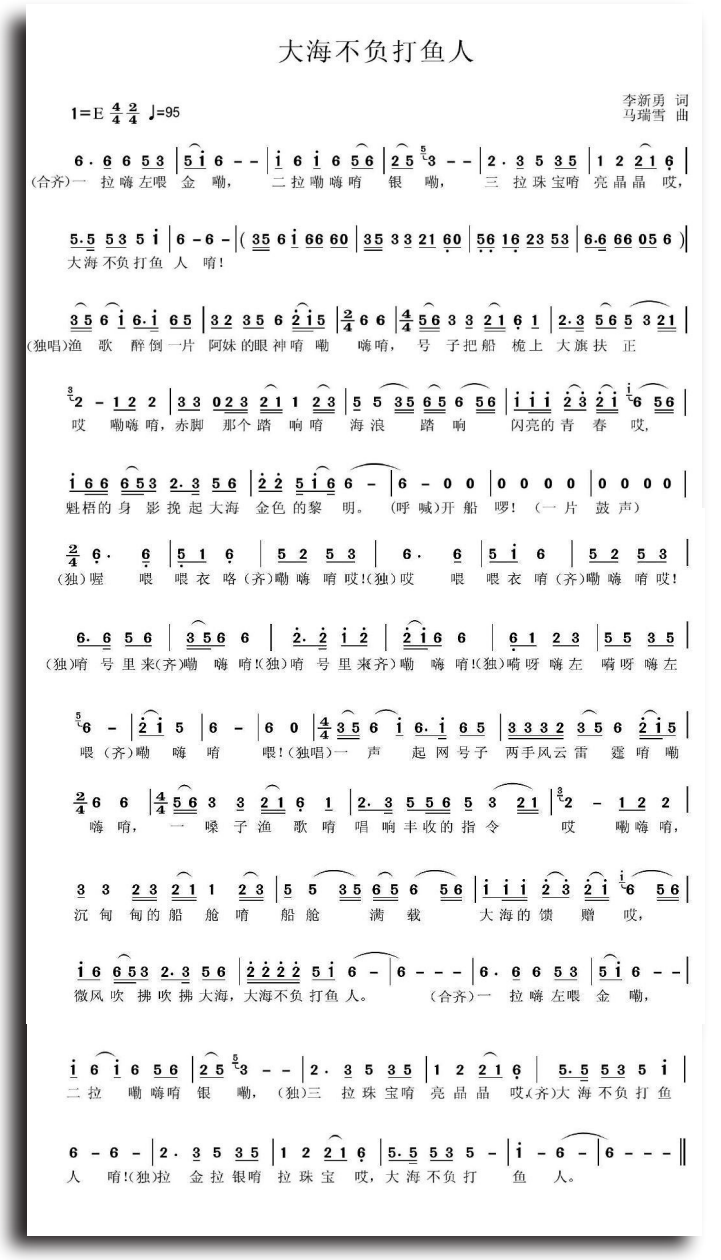
请允许一位后生冒失地叩拍先生冷清的园门,让200年的墨香在这个夜晚再一次弥漫。

古之圣贤,屈己执谦,和颜逊志。晚清状元张謇为吕四进士府题额“逊志”大概缘出于此。如烟的岁月拂过故居,已经有了沧桑感。透过琉璃窗格,园内幽兰绽放,暗香浮动。一枝清瘦的古竹,如先生的操守,韵味悠悠,内涵深深。回廊内似乎仍有先生苦读儒家之言的韵律之声。

光绪16年,先生入京赴考,高中进士,出任户部主事。光绪22年,先生以优异成绩与张元济,唐文治等人一同考入总理衙门,处理清廷外交事务。这些只是他官宦生涯的一个轮廓,十多年的宦海,他轰轰烈烈过。但不管怎样,先生始终恪守鹤城文人的风骨而清流自守。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庚子国乱后,先生再也不愿效力于奴颜婢膝的王朝。怀着“去留无意,宠辱不惊”的淡泊,先生以“丁内艰”为由挂冠南归。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堕青云之志。退居林下的先生,没有像一般致仕的士大夫一样“采菊东篱”,而是“毕天下事皆可为”。他办义学,兴义仓,疏河道,济殍民,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此外他又投身于张謇先生的“父实业,母教育”的宏伟计划,参与了近代南通实业与近代教育的创办。先生著述等身,是江淮文人集团的重要人物。撰有《草堂诗》4卷,《养真草》1卷,《南游草》1卷,《咏史五排》1卷。徜徉在“逊志堂”,依稀可以感觉到先生是何等清雅,何等的富有君子风范。这幢故园,传递给我们的是无限的追思和先生家国之梦的薪火相传。

银光洒在“逊志堂”上,流溢出别样的静谧。一个手握书卷的身影在幽窗下走动,是先生乘着月色在吟诵诸子百家吗?不忍打扰先生的清雅,我静静的退了出去。

出故居大门,低徊久立,不禁再次抬头仰望星空。月华下的进士府,越发显得质朴和儒雅……